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 
第七十一回 何祝春籠絡守財奴 秦寶珠聽講生公法

卻說秦寶珠在家裡行樂，就賽過一個神仙。再想不到何祝春為他進了萬豐銀號，卻在那裡納悶，賽過做了一個囚犯。原來陸蓮史和秦文講時，原想派他一個副帳，哪知秦文說副帳的責任重大，非在號裡多年的，怕辦不了。因何祝春是個筆墨朋友，便把他派了個信房，卻把老信房升了上去，補那副帳的缺。祝春本待不去就這一席，因被華夢庵再三慫恿，說信房也是個消息靈通的好機位，那升副帳的老信房，也好常請教他去。還比自家單充副帳強的多了。祝春想想，也有道理，便答應了。

這日進號裡去，那些經理、副帳及各執事人等，知道何祝春是一位名士，便都十分敬重，卻又因是秦文放下來的，又都二分畏忌。何祝春進去了幾天，看看一無頭緒，好不納悶，直到後來慢慢的熟了，才探問出些情形。

原來這一片字號，本是柳殿翔的，後來給柳夫人做了妝奩，秦府裡又添上些資本，加了個記號，叫做「公記」。這號裡的經理，是從加記之後第三年上進來，如今已二十六年了，這人姓葛，號叫雲伯，便是從前秦府裡帳房葛亮甫的老兄。雖然有了年紀，卻尚好一副精神，生得一張圓臉兒，兩道長眉兒，見了人總是嬉著嘴笑。那兩撇鬚鬚雖不見長，卻早白得和銀子似的，有時遇著一件不中意的事，他那鬚便都根根上豎，一雙黃眼珠子就會放出火光來。因此，號裡的一班伙計替他起個綽號叫做「笑面虎」。秦文因他有點兒才乾，所以非常的信重。一切進出都憑他調度。那葛雲伯也著實交代的過，每年總做些盈餘下來。不過秦府裡取用的錢，也著實不少。方得秦府上的名氣大，葛雲伯的手勢圓。只有存進來的款子，沒有抽出去的戶頭，便把自己的資本都撈了出去，再把人家存款，用上多少，也不妨礙什麼。一片店號，做到這種地步，不消說是不容易的了。因此沒有一個人不說葛雲伯是秦府裡的功臣。祝春看出雲伯是個愛恭維的，便每見面總拿些高帽子給他戴上。自己寫的信，明明曉得不錯，卻總送給雲伯看過才發出去。沒事的時候，便過去和他閒談。不到幾日工夫，那只笑面虎竟被他降伏了過來。

那一個升做副帳的老信房，叫做夏杰臣，本來好弄筆墨，因此和祝春分外投機。每到晚間，公事畢後，他兩個總在一塊兒喝酒。以上所述那些號中情形，就是從夏杰臣嘴裡得來。這且表明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盛蘊仙因多日不見祝春，到他家裡訪來，總碰不到，因便喚了文兒，到號裡訪去。這片銀號，便開在學士街蔣阿喜的繡顧鋪斜對門，因先走這繡顧鋪門口，見那鋪裡正哄著許多人吵鬧。門首、街上都擠滿了人，幾乎走不過去，文兒正喊著讓路。忽背後馬鈴聲響，有人趕將上來，幫著文兒叫讓路。蘊仙看是寶珠的小廝鋤藥，因回頭去看那馬上的人，卻不是別人，正是寶珠。寶珠因望著前面擠著的人，不曾見到蘊仙。蘊仙因叫寶珠道：「三哥往哪兒回來？」寶珠聽說，低下頭來一看是蘊仙，便撲地跳下馬來道：「我正看前面那個人，像個文兒，便估量到大哥在這裡呢。敢是看我來的嗎？」蘊仙道：「我因多日不見祝春，特地到萬豐銀號裡去找他。」寶珠道：「祝春在咱們號裡麼？」蘊仙道：「他進去多天了。」寶珠不懂，蘊仙因把他在號裡做信房的事說了。寶珠駭異道：「怎麼他去乾這種事？」蘊仙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咱們改日再細細地講。」寶珠不依，定要蘊仙回到府裡講去。蘊仙說是不便，寶珠因邀蘊仙到萬不如軒酒店裡談去。

當下寶珠便把牲口交給鋤藥，自己和蘊仙同出學士街口，進了萬不如軒。卻好座上並無他客，兩人檢個座兒坐下。堂倌認得寶珠是從來過門不入的，分外巴結，不待開口，早把好酒好菜供了滿桌。一面又招呼文兒和鋤藥在外面吃酒。這裡寶珠替蘊仙斟上一杯，便問：「祝春何以要去充那信房？」蘊仙欲待不說，心想：拿假話哄人，是生平最不肯做的事，若竟說時，卻從哪裡說起？因道：「祝春的事，且慢慢的告訴你，我先和你講我的事。你我交好，雖則四年了，我卻不曾把我的家事告訴過你。你不怕煩，你喝一杯酒，我講給你聽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府上有什麼事？我和你一個人似的，總該不妨礙什麼。」

蘊仙因放下酒杯，歎口氣道：「不瞞好兄弟說，我自從七歲上先嚴去世，一切家政都是家叔管的。我先母在日，家叔待我先母，是沒得說的，待我又比待我家兄格外好些。人家都說我叔父看待寡嫂孤孤，遠比自家妻兒勝上十倍。誰知我先叔先母去世後，家嬸見我已經完姻，便和敝岳說是先嚴遺產逐年下來，早已虧用一空。現在的家用，都是用著先叔的，也用的差不多了，若不趁早各圖自立，將來總有一日山窮水盡。因打定主意，要將住屋賣出錢來。除還了虧空，就此分家。你想，我岳父哪裡好講一個不字，但說我年紀尚小，總要求他照料的話。我嬸母主意已定，誰也挽不過來，於是竟將住屋賣了兩萬塊錢，除還一萬多虧空，其餘分作三股，我那家兄是兼挑長房的，分了兩股，剩下一股來給我。你想，我家當初雖比不上你府上，卻也稱是素封。家母在日，從來不曾聽我家叔說過少什麼錢用，怎麼說一下子便開了一個精空？」寶珠呆呆的聽著，因道：「想來裡面總有個緣故。」蘊仙道：「便是呢。當初我母親有了年紀，也不管什麼閒事。我又是一個孩子，哪裡有點兒心角兒想到家務上去？當我母親臨終的時候，還對我說：『只要你守規矩兒，不去花費，咱們家十年二十年還不曾短了什麼。將來成了親，少不得樹大分枝，不說祖宗遺產的話，但我兩老手裡積蓄下來的，也還有十幾萬存在你叔父手裡，將來總是你的。』」寶珠駭異道：「那麼照你老太太這樣講來，有這些在你令叔手裡，怎麼你令嬸太太還講那些話？」蘊仙道：「家庭間要弄起鬼來，哪裡講的盡。照你這句話，我岳父也問過我嬸子，誰知翻出帳來，一筆一筆開的明明白白。我先嚴名下，積存在自己開的莊子上，原有十幾萬。卻那錢莊上，每年總蝕上一兩萬，我家裡的用度又大，單我母親名下，每年支用總有三五千的數目。我先嚴和先慈的兩筆喪葬費也開上了一萬有奇。我的完姻之費，還說是借進人家的錢來用呢。」寶珠不禁拍案道：「這個不消說竟是早先有心欺侮你娘兒老小罷了。但是府上總有些田產，難道也好獨吞了去不成？」蘊仙道：「豈敢呢。田房產業，果然是有的，但是張張契據都是我叔父的名字，並且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。便知道的，我也還不出畝份糧戶，絲毫沒得憑據。所以我岳父本想替我打官司來，我想，一乘土牛早已經入水，還有什麼好撈摸的？多惹一番氣惱又何苦來？索性連分給我的賣了屋子的錢也一個不要，一口氣搬了出來。把我母親給我內人的那些金珠首飾變了萬百塊錢。花了一半，賣了這所待藏園，也還將就到了如今。不過回想過來，還幸而我母親在日，有這些給我內人，內人又還落落大方。若不然呢，那時分家出來可不便難死了我。」寶珠點頭太息，乾了杯酒道：「家庭間竟有這種怪事，真是聞所未聞。」

蘊仙道：「正多著呢。你不看你婉香夫人和我媚香，可不都是吃了叔子嬸子的方來。這都是咱們小時候不留心到家務上去的毛病，所以一到父母去世，家政落了人家手裡，便一點兒也沒些知覺，任人擺弄著自己，還只道是應享的癡福呢。不說別個，只怕你也少不得有我過來的一日。」蘊仙說時，寶珠只把唇兒擱在酒杯子上，眼睜睜的看著蘊仙的臉，不禁出神。半晌笑道：「承你的情想到我身上，不過我們家叔不至於此。」蘊仙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寶珠道：「情理上和平日的行為上看來，斷沒有這種心思。況且，我家累世下來沒有分過家的事，便是分了，我也決和你一樣，不要他們分給我一個錢，並且我生平最厭惡的是錢，我要這種腌臢東西來幹什麼？」蘊仙笑道：「這種孩子話，現在還講得，這怕你令堂百年之後，便要你講也講不出這種寬心話來了。你如今自然。你試和你四位嫂子到西湖裡去住上一兩個月，不許家裡送衣食過來，大家身邊又不許帶錢，又不許你們帳房裡去開支，我問你們幾口子可是神仙，能夠寒不添衣，饑不進食的嗎？」寶珠不禁笑了起來道：「不和你講這些死話，還是說正經的。到底為什麼祝春到咱們號裡去，充那信房？」蘊仙道：「你不愛聽我這些話，也就不必講了。」說罷便歸自己飲酒起來，還遜著寶珠也吃。

寶珠哪裡忍得住？早已沒口子的尖著叫：「好哥哥，不要嘔我，快和我說了。你不說，我便打今兒起一輩子不和你吃酒。」蘊仙見他純是小孩子氣，知道講了真話，反掃了他的雅興，因扯個謊道：「祝春因為自己想開個店號，又苦沒得經驗，所以投身入去，學點子生意上的經絡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、好、好！你們這班人真的做過了官，便換了一副腸子，一心只想發財，只怕都害了個銅錢病呢。好好的人不要做，倒去學做錢鬼，回來我見著祝春，總得狠狠罵上他幾句，出出我的穢氣。好哥哥，你不要往號裡去，仔細身上惹了銅臭，吃了我嫂子和浣妹妹的嫌憎。」說著笑個不了。正是：

豔福算來消不盡，鑄愁何苦覓黃金？

